

英国乐团锻铸俄式音乐造型

被中国乐迷戏称为“姐夫”的指挥家捷杰耶夫，日前率著名的伦敦交响乐团(LSO)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两场。这位俄罗斯最当红的头牌指挥大师，出道以来一直以力推俄罗斯作品为专长，并因此成为“俄罗斯最有力的文化象征”(《纽约时报》语)。如此尊称果然名不虚传——“姐夫”此次再度访沪，依然以俄罗斯曲目为演出核心。两场音乐会的安排，除开场以《四首海的间奏曲》向英伦的布里顿致敬之外，其余曲目均为清一色的俄罗斯作品。

于是我们就连续两夜领受了特别的俄罗斯声音和俄罗斯风格。经过与“姐夫”的多年磨合，来自英国的LSO也显然适应了这位俄罗斯大师的特殊调理，从而能够勾勒出正宗的俄式音乐造型：长气息、大气象，粗犷的姿态与浓重的音色，并在时间流中雕刻出明确而硬朗的建筑。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俄



罗斯作品本身蕴涵的音乐内在品质，它向演奏提出要求，也为演绎提供机会。柴科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三位俄苏作曲家，虽不能说“一脉相承”(三人的艺术旨趣和音乐目标都相当不同)，但音乐中的起运落笔每每彰显出只有俄罗斯人才有的浓烈气韵。

听者能够下意识地感到“姐夫”对这种特殊的俄罗斯风味有出自血脉的亲情认同，这尤其体现在最富俄罗斯味道的悠长线条伸张和扩展中——如老柴《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中那个如泣如诉的副部主题(尤其是再现部乐队全奏的高潮段)，柴“六”末乐章“悲伤的柔板”，肖“五”的第三乐章“广板”，以及肖氏《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著名的帕萨卡里亚乐章。在这些需要持续张力并不断加力的音乐流动中，LSO的乐手在“姐夫”的指引

下，以层层叠加的动态和绝不松怠的投入绷紧一个又一个的大跨度的旋律弧，从而给听众带来极大的情感满足和听觉享受。另一方面，俄罗斯人特有的极端化性格在这些作品中得到释放，其奔放、热烈乃至疯狂也令在场观众沸腾。肖氏小提琴协奏曲和普氏《第三钢琴协奏曲》由于协奏曲体裁特有的辉煌炫技倾向，不啻加强了这方面的印象(尤其在快速乐章中)。小提琴独奏萨拉·张和钢琴独奏马祖耶夫，两人作为“新生代”技巧派的代表人物，可谓极尽动感和迅疾之能事。尤其是马祖耶夫，将普氏该作中淘气、捣蛋与刻意“刺头”的形象表达得酣畅淋漓，并在加演中以一曲带爵士风的即兴继续延伸和扩充了如此体验，让观众在逗趣中欢笑，在欢笑中陶醉。

有点出人意料的是，与多年前相比，“姐夫”此次演出的外在形体动作收敛了许多。好像与一般的预

期有意相左，在音乐或震耳欲聋、或热情似火的高潮处，“姐夫”反而几乎纹丝不动，似用“四两拨千斤”的手势让音乐自动展开。显然，“姐夫”意在避免俗套的“煽情”，这为常见的俄式音乐表达习惯平添了一份他特有的超然感。音乐本身的热烈和悲切，与“姐夫”指挥风格的冷静掌控形成一种有趣的反差。在音响组织的大尺度建筑感的营造方面，“姐夫”手下的LSO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肖“五”第一乐章发展部最后至再现部开端高点的奋力跋涉，如此刚劲的线条和如此有力的推进，让人不禁屏住呼吸。尽管由于指挥手势的拍点不是非常清晰而有时影响了乐队声部气口间的整齐统一，但瑕不掩瑜。与柏林爱乐乐团众所周知的“精准”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队享有盛誉的“精细”相当不同，“姐夫”所代表的俄罗斯管弦风范，因那片广袤大地的孕育而生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趣味：出色的大结构造型，以及粗壮而深厚的歌唱能力。

一周音乐会
(2012.3.11-3.18)

天高云淡“巴洛克”



空旷的舞台上，只有几把座椅，不见人影。隐约舞台左侧响起鼓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只见一位高个男子从舞台左侧走出，边击鼓边走向舞台中央，而后又转身招手，一、二、三、四、第五位，“穿越巴洛克——丹尼尔·霍普音乐会”开场亮相！真是别出心裁。

巴洛克在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巴赫、亨德尔、维瓦尔第……群星璀璨，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音乐会上，除了以上几位，更多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巴洛克作曲家，如西班牙迭戈·奥尔蒂斯、意大利安德烈·菲尔科尼尔、德国约翰·保罗·冯·魏斯特霍夫、意大利尼古拉·马蒂斯、法国琼·玛丽·勒克莱尔，还有爱尔兰民谣《绿袖子》……让我们领略了天高云淡、清风明月、悠闲淳朴的巴洛克风韵，即便是维瓦尔第《D小调双小提琴奏鸣曲》中表现人性情感痛苦、甚至魏斯特霍夫表现战争场面的《威严之战》，其音乐的激烈程度远不能与古典、浪漫时期相比。因此在快节奏的红尘滚滚的当下，聆听这些巴洛克曲目，尤显舒心清耳。

音乐会的主角和中心自然是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曾在唱片中欣赏过他出色的琴声。音乐会中他还做起了主持，对作曲家和曲目作了风趣幽默的解说，拉近了巴洛克与听众的距离，仿佛几百年前的音乐是为现代人写的。他的演奏完

全融入乐队中，独奏部分很少(琴声浓郁淳厚如中提琴)，即便到了返场，也没来一段独奏，不免让人有些遗憾，真是惜“墨”如金。须知光临本场音乐会的听众，主要也是冲着他来的。其他五位乐手分别是古钢琴、第二小提琴、大提琴、琉特琴、鼓手。这六人组合的演奏灵活多样，情趣盎然，配合默契，富有现代气息。印象尤其深刻的，当属那位高个子的鼓手，手上功夫相当了得，多样乐器在他手中被玩得出神入化，精彩至极！

音乐会压轴曲目是巴赫《咏叹调》。在演奏了整整一台巴洛克音乐后听巴赫，怪不得由衷感叹：还是巴赫最伟大！

◆ 仁义

戴晓莲为新时代古琴独辟蹊径

自从2003年“申遗”成功后，古琴一改以往清冷孤寂的境况，活跃了起来。茶楼酒肆，时有古琴挂壁，间或也有人上前抚弄一曲，以为茶楼招徕客人的手段；年轻人各种爱好中，古琴也悄然成为一抹风景，让旁人自叹不如；申城的各种音乐会中，古琴音乐会时有出现，已经不再让人感到陌生；而去年12月中旬，更出现了以古琴为主的一台原创古琴重奏音乐会——古琴开始未必非古曲不弹了。

种种现状当然有借“申遗”成功的东风。但浮躁年代，人们确也需要寻找更能让人远离尘世的寄托所在。周遭环境虽不免陷于红尘滚滚，身心疲惫之余借“秘方”安抚内

心也不失为良策。那么，因风乍起的古琴涟漪，又会走向何处去呢？我曾请教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教授，对此她也深感焦虑。对她来说，习琴者多当然是好事。但操琴者走向商业化道路，却让人始料不及。戴教授并非是一个见不得有人拿古琴去赚钱的保守人士，只是在众多乐器中，古琴是太独特的一件物事。

古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含蓄内在。古人操琴不是为了表演，更多是作为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工具，是弹给自己听的，随心所欲，

连乐谱都不是固定的。因此，古琴的交流范围一般很小，若有知音则更难得。这是这件乐器的独特个性，与其他任何乐器在本质上有根本不同。

但社会毕竟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上千座位的音乐会剧场，必须依赖电声设备才能进行表演的现实……事实上古琴既要保持原本的样子，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享受掌声是不现实的。因此，今天的古琴，必须借扩声设备在大面积音乐厅为听众演奏。对原本抒发内心情感的本质，只能是琴家独处的消遣方式了。

◆ 沈次农

戴教授邀请多位作曲家，为她和学生写了一些能让古琴与其他乐器同时演奏的室内乐重奏作品，并着手出版乐谱，希望以此改变几千年来古琴孤芳自赏的传统形象。

合奏与重奏讲究的是团队合作，是相互间的配合，这是现代音乐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戴教授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否会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古琴。她表示自己还会继续努力下去，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目前唯一的古琴专业教师，她希望自己能为古琴尽一份绵薄之力。

心音凝止 乐音长流

——追念农民作曲家史掌元

日前，史掌元的儿子来电，说93岁的父亲因心力衰竭而驾鹤仙去。这是一个怎样鲜活、耐劳而又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体。一颗勤勉的星辰忽然陨灭了！让我怅然不已。

许多人都是从一首久传不衰的歌曲《唱得幸福落满坡》而对史掌元有所了解，我也并不例外；在我未曾与音乐结缘的懵懂阶段，那首歌就以清新流畅的印象令我倾心。其后，我与妻子分别从不同路径投身文艺工作，没想到她的前期歌唱生涯，也有这首民风浓郁的名曲。

这首歌词问世于1959年。当时文化部举办全国业余歌手作品大赛，他从《红旗歌谣》挑选了同名诗作为

之谱曲。仓促五天的写作中，史掌元白天劳动，晚间挑灯夜战落笔成谱，最终请山西专业民歌手刘改鱼演唱录音，这才忐忑地送往北京。

歌曲被评为全国一等奖，史掌元被授予农民作曲家称号。此后又出席了全国文协群英会和中国音协扩大理事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文教群英会上，史掌元还被指定现场演唱了自己的另一首新作《请到我们山庄来》；歌声刚落，周总理就带头鼓起了掌……其后的数十年间，史掌元一直站在生活和时代的潮头，频频出手可圈可点的佳作：《担肥小唱》《我为总理扎花圈》《二娃上了

因特网》等作品，广受欢迎。

史掌元佳作迭出，常令人好奇：就在那太行山麓，以“七沟八梁一面坡”为标识的晋阳县，这位普通乡民，究竟是怎样从那津津有味的粗茶淡饭之中，咀嚼出源源不断的清泉乐思，并成就为几乎是举国无二的乡村音乐传人？

生于1920年的老人，用双手的厚茧、佝偻的躯干，镌刻了开山凿石、扶犁耙地、打洞筑窑的生平印迹；两度贫病丧妻的劫难，迫使他拖着三次婚姻所留下来的12个子女，勉力走过人生。但他一天也不曾忧愁，始终乐呵呵地迷醉在丝弦鼓乐和吹拉弹唱之中，怀着纯真



的对故土山乡的报效之心，毫不疲倦地忙碌着写曲子、唱民歌、当导演、做指挥、演大戏，以及担任村庄业余剧团团长的使命。晚年还在晋阳县创办史掌元音乐学校，培养民歌人才。还连续在晋阳、太原，包括上海，举行过多次影响颇大的史掌

元作品专题音乐会。

前年此刻，我们还向他举杯祝福：愿史老生活过100岁！如今却匆匆辞别……他的离去，让我们的文艺风景线，少了一抹异趣的色彩，但是那“满坡的幸福”，却会更加璀璨！